

父母给孩子取名多含有祝福和期待的寓意,人总希望自己的名字有珠贝之光,金石之声,寓意吉祥,前程宽广,或者个性风雅,秀美风华,让人过目难忘。作家的笔名、艺人的艺名是人的此类愿望的生动注解,但是有少数人改名的用意却与大众的愿望完全相反,恰恰不是为了鲜亮夺目,而是为了掩人眼目,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一种特殊的工作:情报工作。比如陈化明,由很简洁的汉字组成,难以分析出名字中的地域文化或者个性嗜好。

陈化明,原名李莲生。他是陈丹燕的纪实作品《莲生与阿玉》的主角。陈丹燕在《莲生与阿玉》一书中讲述了自己的父亲与姑姑的故事。莲生和阿玉是姐弟,他们走了两条全然不同的人生之路,拥有不同的信仰,但他们又有着重血肉的联系,他们的生命起始于同一个起点:广西平乐的一栋砖木旧房里。

莲生是一个小城里带着理想主义的少年,他自幼丧母,在困顿中求学,寻找人生的意义,学习进步书刊后,他毅然离开学校,投身革命,奔赴延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终于找到自己的信仰,且终身不渝。阿玉从青春年少时就失去了母爱,她不可能像弟弟那样走进学校的大门,而是用稚嫩的肩头扛起全家生活的重担,为家人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年华;她自强不息,终生未嫁,善良清白地过着自己的人生。

2011年早春,我几乎是刚刚看完了电视剧《延安爱情》,就收到了陈丹燕的新作《莲生与阿玉》,我竟然看到了真实版的“延安岁月”,书中描述和回忆的延安岁月是她父亲对自己的青春年华和革命的集体生活的永远追忆和热爱:“现在我以垂暮之年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始终认为在延安的七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相信所有去过延安的年轻人都会同意,他们的一生追求和努力,聪

不灭的光亮

王雪瑛

明和才干,都和延安有关。”

我将这段话看成是她父亲的“延安情结”,这种情结意味着他在以后阴晴变幻起伏不定的人生中,无论遇到什么急流与险滩、挫折与打击,是延安岁月让他拥有的信念和意志,承受曲折中的委屈,不畏艰险中的黑暗。延安,信仰,是他在明明暗暗的人生路上不曾熄灭的光亮。

解放后,由于陈化明从事的是外交工作。他需要天天西装革履神气光鲜地去上班。他对孩子们说,他的穿着打扮是为了工作的需要,物质待遇并不是他奋斗的目标,也不是他人生的追求。让他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是自己能在那样的时代,跟那些人一起成为共产党,一起为革命事业奋斗,那是他一生的幸运和光荣。

《莲生与阿玉》讲述的是两个人的故事,全书的结构明显地分成两个部分:莲生与阿玉。有关莲生的部分又分成两个部分,也是两个视角,一个是莲生,即陈化明的回忆录,另一个是陈丹燕的叙述。

在寻常的岁月中,阿玉从小就因母亲早逝而肩负养育弟弟的重担,丧母的不幸与艰辛的生活对她稚嫩心灵的沉重打击,菩萨为什么不救救苦难深重的善良之辈呢?

解放后,她千里迢迢从老家广西来到弟弟家,从此弟弟的家就是阿玉的家。虽然她没有自己的儿女,但她帮助弟弟抚养儿女,她的爱就像母爱一样滋养着家人和后辈,同时温暖的亲情让她感受着人生的充实,只有到了生命的尽头,当她终于要独自面对自己人生的归宿时,她才敏锐地感受到信仰缺失的疼痛,信与不信之间的不安与无助。

陈丹燕以平实质朴的语言叙

述着莲生、阿玉的故事,莲生的人生波澜壮阔,阿玉的人生水静流深,莲生将自己人生的目标与革命的目标高度一致,感受自己人生的充实;阿玉将弟弟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给

他们以温润厚实的母爱,感受自己人生的充实,他们两人对精神生活的要求非常纯粹。当莲生在人生的暮年遭受病痛的攻击时,他体验到了拥有信仰的安稳与无畏,九死一生的经历,年轻战友的牺牲,让他对死亡不再畏惧;而阿玉在走向生命的终点时,她体验到了对亲人和生命的眷恋,对死亡和失落信仰的惶恐。从莲生与阿玉不同的人生经历,面对死神不同的生命体验,证明着信仰对于生命的重要,信仰对人生不可替代的意义。一本书中,两个故事,两种视角的对比,强化了主题。

陈丹燕是一个善于发现题材,善于提炼主题的作者,面对纪实与虚构,想象与表达,她更倾心于写实,以写实细致入微的笔触发现往日世界的意义,“写作最吸引我的就是,通过写作找到一个途径,进入一个曾经的空间,我不是建构一个世界来给你看,而是发现过去曾经存在的世界,在我的世界观里,过去没有死亡,所有的过去在现在都有线索。”

除了血缘,信仰,是她找到的连接莲生与阿玉这两个故事的线索,这也是她解读他们人生的线索,还是让读者发现《莲生与阿玉》不仅仅是亲情回忆录的重要线索,信仰是人生之舟在大海上航行必须思考的重要命题。

信仰,是莲生丰富的一生中不灭的光亮,也是《莲生与阿玉》一书中闪烁的光亮。

在寒意凛冽的风中,我知道了陈化明先生辞别人世的消息,他与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们汇合了,向着理想,向着绯红的黎明并肩同行!



清代二随园

卜点

清诗人袁枚,字简斋,筑园江宁小仓山,名随园,自号随园老人,有文集和《随园诗话》等名作传世。袁氏之外,清代另有一随园,也以诗名。此随园名边连宝,字赵珍,又字肇珍,任邱人,雍正乙卯拔贡生。乾隆丙辰,地方荐举“博学鸿词”科,未入选,后亦不入仕途。著作有《随园诗集》十卷,《附录》一卷,均失传。袁名满天下,边默默无闻,诗人有幸与不幸,相去如此。

大明山之旅

刘如根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初冬,我们石泉老年摄影协会和真如老年摄影协会100余人,一同前往浙江大明山。翌日,清晨仍是个万里无云的晴天,我们乘索道缆车上山。到了山顶大明湖呈现眼前,湖面虽不大,但湖水翠绿清澈,微风徐来吹起阵阵涟漪。周围山湖交融,景色迷人,十分幽静。湖中还停着许多小游艇……

我们沿着悬梁栈道前行到达云中秘园,那巍峨奇特的山石,苍劲多姿的青松,风景绮丽。特别是“御笔生花”更是绝妙,一块巨石像一支粗壮倒立的毛笔,笔端长出一颗奇异的小树,绿荫一团,宛如笔尖,可与黄山“梦笔生花”相媲美。

来到龙门峡谷已是中午。据历史记载明朝皇帝朱元璋曾在这里屯兵反元,峡谷以明文化为依托,千里草甸、龙眼、惊马岗、黄后树、朱眠石等景点有着许多明朝的历史故事。在自然景色中游历可以欣赏到溪水与山石、林木与峰峦、瀑布与峡谷,移步换景的美丽景象。银白色的瀑布哗哗而降,可以吸取自然和历史的无限能量。

到达山脚,回望大明山巍然昂首,我们感叹山河壮丽,更有领略高山景,心中天的宽的感受。



画乐园



冬天的水仙

徐笑(7岁)

《画乐园》点评:

蜡笔和丙烯的结合。受了老师所介绍的名画的启发,小作者表现出了水仙独特的清新淡雅的感觉。

我是村里的“季百岁”

季林郎

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就喜欢干活,总是披星戴月地地下干活,而且这一干,就干到了100岁。可能就是因为我一直干活,我的身

体没啥大毛病,一直很硬朗。我的眼睛不好,耳朵可好得很,子女们可不敢讲我的闲话呢!经历半生坎坷,我就觉得没啥过不去的坎,40多年来,我没生过一次气,我还会自己

“调节情绪”。我70岁那年,一个儿子突发心肌梗死去世。随后丈夫也离我而去了。丧子、丧夫之痛,大家都担心我挺不过来,但是我大哭了一场,然后下地拼命干活。靠着高强度的劳动和惊人的心理调适,我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时

间。我是个热心肠,看着周围的人有个头疼脑热都会去帮忙,我会治麻疹,会经络按摩,村里人有这些小毛病,我都给看。都是一个村里的,谁没点大

病小灾的?能帮的忙我都帮!村里人看我心肠好、脾气好就成了村里百户人家的“大宝贝”。

问我平日里最喜欢吃什么啊?我什么都吃!荤素都吃,但不太吃肉;爱吃鸡骨架、猪爪,豆制品也很喜欢;我每天都要喝牛奶,牛奶对身体好!也喜欢喝美年达,最爱喝的,是红葡萄酒。我每个月都要“消灭”三四瓶葡萄酒呢。(李欣整理)

明日谈 明请读一篇《我最爱在菜园劳动》。



除新人的亲友外,其余客人均被吵到头晕脑涨,早早结账走人。

我们目前结婚的形式,通常采用大拔轰。干什么都要用“人海战术”,结婚也是如此。去年国庆遇到的这两对儿,每对分别请了50桌,厅堂里乌秧秧的全是人。一边唱歌,另一边可以听到。一边声音高了,另一边定要提高分贝,盖过那边。攀比之心,使得原本安静美好的人群,变得如同疯魔一般,麦克喻喻作响,喊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不像是结婚的现场,倒像是战场。声浪太高,桌子倒椅子歪乱作一团,客人都走了一半,歌者还在上面唱啊唱。我禁不住要问:难道这样就是对新

结婚形式

赵凝

树,对人来说就是一生一世了。

现在的婚礼变成了攀比、摆阔的战场。这种“暴发户”心理促成的婚礼,极为不雅观。这类婚礼视一对儿新人而不顾,好像客人只要交了一笔钱(红包费),就可以坐在桌边足吃足喝,像是要把那出份子的几百块一嘴一嘴吃回来。这样的婚礼,将来回忆起来,哪有一丝一毫的美好?

为贺龙年之康乐祥瑞,给海内外的至爱亲朋寄去了一份“双龙戏珠,和谐美满”的自制贺卡,内缀故友程之(1925-1995)甲子1984年新春赠我之“二人(程之和)

我之“二人(程之和)漫像”与书法:“演戏演人,画像画神;做戏是假,为人须真”一幅,以及各具特色的贺词。亲友们收见后,纷纷欣然“回音”:或贺年信卡,如文坛老友白桦、赵丽宏等的亲笔题句;或以“书”代卡,如上海文史馆99岁的周退密诗翁的《周退密诗词集》。“忘年交”殷健灵“温柔自有凌厉在”的散文新书《零度情感》……均让我这名年逾八旬的老园丁,深感

温馨、快慰与情意拳拳。尤其特色的是:籍籍广东、生在西安、成才成名于上海的75岁属虎影人梁波罗兄回赠我一枚《从影五十年》的签名铃章纪念封,封的左上端,缀有九十高龄的影人秦怡大姐,以娟秀的行书题签的“梁波罗从影五十周年”,其下为辛丑1961年刘琼执导的经典影片《51号兵站》海报,与梁波罗青春不老

的近影。秦怡题签的两幅彩图,让人自然而然地忆起:五十年前“初出茅庐”的上戏毕业生梁波罗,在李纬、孙道临、高博、邓楠等前辈的爱助下,益以自身之睿智与虔诚,在其处女作《51号兵站》一片中,因妙肖传神地演活了集优秀战士、地下工作者与帮会门徒于一身的“小老大”梁洪,这一智勇双全、随机应变、内心复杂的英雄人物,而一举成名,成为上世纪60年代最优秀的青年演员。按常规,成名后的梁波罗,定会接二连三地接片拍戏,但当时新片不多,直到三年后,波罗才在儿童片《小足球队》中出演了一个重要配角,接着“文革”飙至,波罗这名在历史上纯洁无邪的新生代演员,竟被以“莫须有”的“罪状”,打成“修正主义的苗子”与“文艺黑线的接班人”,受尽批斗与劳改之痛。丙辰1976年秋,浩劫过后,波罗虽重见天日,欢呼雀跃,喜在《沙漠驼铃》《蓝色档案》《子夜》《都市刑警》等片中饰演主、配角,但韶华已逝,青春不再,失去了“小老大”时的光辉。好在波罗豁达开朗,



艺趣广泛,他多方位出击,除影视片外,还涉足主持、歌唱、曲艺、配音、朗诵等艺术领域,从而使自己的表演才华与演唱天赋,赢得了很大发展,成为“新中国电影演员录制出版个人歌曲专辑的第一人”,并推出了《梁波罗艺海之旅》(中国电影版)与《梁波罗艺海拾贝》(程乃珊作《百姓演员梁波罗》代序,百家版)两卷金题玉躐、图文并茂的纪传作品,赢得广大影迷与读者之青睐。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书香趣雅的波罗信奉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格言:“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经历过“十年浩劫”与壬申1992年“九死一生”的梁波罗,终于淡泊红尘,知足常乐,平日居家,在贤

侣刘君蓉与爱女南菁的关爱下,生活淡雅,动静谐韵,素与烟酒麻将无缘的他,闲来除读书报,习书法,听音乐,看电视,记日记外,他还喜爱唱歌唱戏、朗诵诗文,认为“欢歌唱戏与朗诵诗文时,气运丹田,其乐盈盈,实在是一项大益身心双健的快事。”信然。前不久,梁波罗应邀去上海图书馆,在《潮声浩荡——纪念辛亥百年朗诵会》上,音色醇厚、神情并茂地朗诵了《你在堡垒中引爆雷霆》一诗,即可见其一斑焉。正是,淡泊红尘度晚晴,知足常乐葆青春。

十日谈